

禪

話



南懷瑾 著

行印社版出古老

南懷瑾著

禪 話

老古出版社印行

禪話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二版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三版

有版權・勿翻印

著作者：南懷瑾

發行人：古國治

出版者：老古出版社

社址：台北市信義路三段廿一號三樓

電話：(02)7020023・7078217

固定通訊：台北市郵政七五一號信箱

郵政劃撥：一一〇八六一老古出版社

定價：

整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五九五號

話 頭

——答叔、珍兩位質疑的信——

清人舒位詩謂：「秀才文選半飢驅」，龔定盦的詩也說：「著書都爲稻粱謀」，其然乎！其不然乎？二十多年來，隨時隨地，都須要爲驅飢而作稻粱的打算，但從來不厚此薄彼，動用頭腦來安撫肚子。雖然中年以來，曾有幾次從無想天中離位，寫作過幾本書，也都是被朋友們逼出來的，並非自認爲確有精到的作品。

況且平生自認爲不可救藥的缺點有二：粗鄙不文，無論新舊文學，都缺乏素養，不够水準，此所以不敢寫作者一。秉性奇懶，但願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」，視爲人生最大享受。一旦從事寫作，勢必勞神費力，不勝惶恐之至，此其不敢寫作

者二。

無奈始終爲飢餓所驅策，因此只好信口雌黃，濫充講學以餬口。爲了講說，難免必須動筆寫些稿子，因此而受一般青年同好者所喜，自己翻覺臉紅。此豈真如破山明所謂：「山迴迴，水潺潺，片片白雲催犢返。風瀟瀟，雨灑灑，飄飄黃葉止兒啼。」如斯而已矣乎！

但能瞭解此意，則對我寫作、講說，每每中途而廢之疑，即可諒之於心。其餘諸點，暫且拈出一些古人的詩，借作「話題」一參，當可會之於心，啞然失笑了！

關於第一問者：

「中路因循我所長，由來才命兩相妨。勸君莫更添蛇足，一盞醇醪不得嘗。」

（杜牧）

「促柱危弦太覺孤，琴邊倦眼眊平蕪。香蘭自判前因誤，生不當門也要鋤。」

（龔自珍）

關於第二問者：

「飽食終何用，難全不朽名。秦灰招鼠盜，魯壁竄鯁生。刀筆偏無害，神仙豈易成。却留殘闕處，付與豎儒爭。」（吳梅村）

關於第三問者：

「一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。覩人青眼少，問路白雲頭。」（布袋和尚）

「勘破浮生一也無，單身隻影走江湖。鳶飛魚躍藏真趣，綠水青山是道圖。大夢場中誰覺我，千峯頂上視迷徒。終朝睡在鴻濛窟，一任時人牛馬呼。」（劉悟元）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孟春

南懷瑾

目 錄

話頭·····	一
中國禪宗的初祖——達摩大師·····	一
達摩禪·····	一七
南北朝時代之中國禪與達摩禪·····	四一
南朝的奇人奇事——中國維摩禪大師傅大士·····	五一
禪宗三祖其人其事·····	七一
達摩禪與二、三祖的疑案·····	八五

中國佛教原始的禪與禪宗四祖的風格·····	九七
五祖宏忍大師·····	一一一
懶融·····	一二三
法融一系的禪心與文佛·····	一三七
馬祖不是媽祖·····	一四九
唐宋間與湖南有關的禪宗大德·····	一六七
南宗禪在唐初的茁壯·····	一七七
附錄一：禪的幽默·····	一九七

中國禪宗的初祖——達摩大師

據禪宗史料的記載，菩提達摩秉著他師父（印度禪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）的遺教，正當中國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，後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（公元五二〇年），期間（註）到達了中國。他師父的遺言說：「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栖栖暗渡江。」便是指他由南印度渡海東來，先到南朝與梁武帝見面，話不投機，因此就栖栖惶惶地暗渡長江，到了北朝的轄區河南的嵩山少林寺。佛典中對於傑出的人才，向來比之爲龍象。達摩大師在南北朝時代，傳授了禪宗的心法，雖然有了二祖慧可（神光）承接了他的衣鉢，但是道育和尚與道副和尚以及比丘尼總持，也都是他的入門弟子。

尤其是神光與道育，更爲傑出。但是他們遭遇的時勢，與傳教的阻力也更爲艱難。這便是他師父遺言所謂：「日下可憐雙象馬，二株嫩桂久昌昌」的影射了。

中國的畫家，在元、明以後，經常喜歡畫一個環眼碧睛而虬髯的胡僧，足踏一枝蘆葦，站在滔滔的波浪間，作前進的姿態，那便是描寫達摩大師由南朝暗渡長江而到後魏的典故。達摩偷渡過江到北方去是不錯，是否用一枝蘆葦來渡江，却無法稽考。這很可能是把神僧「杯渡和尚」的故事，納入「獨自栖栖暗渡江」的詩情畫意中，以增添達摩的神異色彩。

對我是誰人不識

達摩大師由南印度航海東來先到了廣州，那時，距離唐太宗時代，大約還差一百年，玄奘法師還沒有出生。而在這以前，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文化的傳入中國，都從西域經過中國西北部而來的。中國歷史上所稱的北魏或稱它後魏，便是佛教文化

的鼎盛地區，也是南北朝期間佛教最發達的時期。同時，也是中國佛教從事翻譯，講解佛經義理，尋思研探般若（慧學）等佛學文化的中心重鎮。

同時時期，南朝的梁武帝，也是篤信宗教的統治者，他以宗教家的資質，虔誠地相信佛教與道教。曾經親自講解佛經與「老子」，又持齋信佛，捨身在佛寺裏做工。作爲一個政治上統治的人物，以帝王之尊，捨身佛寺爲奴，又充當傳教師，講解道書，過一過傳教師與學者的癮，這已是違背大政治家的法則，沒有做到無偏黨而「允執厥中」，也可以說因此便註定他要失敗的後果。所以達摩大師的師父（般若多羅），六十年前，遠在印度時，便預言他會失敗。他告訴達摩說：「你到中國傳道，將來悟道之士，多不勝數。但在我去世後六十多年，那一個將有災難，猶如『水中文布』（指梁武帝）你須好自爲之。最好不要在南方久耽，因爲南方的領導者，只是喜歡世俗有所爲而爲的佛教功德，對於佛法的真諦，並沒有真正的認識。」

達摩大師又問他師父，中國佛教以後發展的情形，他師父說：「從此以後再過一百五十年，會有個小災難。」同時告訴他另一預言：「心中雖吉外頭凶，川下僧

房名不中。如遇毒龍生武子，忽逢小鼠寂無窮。」這便是指中國佛教僧衆中有些不自檢點，因此招來北周武帝的廢佛教、廢僧尼的災難，也就是中國佛教史有名的「三武之難」之一。

預言的偶中也罷，不幸而言中也罷，這是禪的零星小火花，而非禪的重心，並不足為奇。後來達摩大師初到南方與梁武帝見了面，梁武帝果然問他：「朕（我）登位以來，造佛寺、寫佛經，引度人們出家為僧，多得不可勝記。我這樣作功德，請問會有什麼結果？」大師說：「這些並無功德。」梁武帝問：「何以沒有功德？」大師說：「這些事，只是人們想求生天的果報，終歸是有滲漏的因果關係。猶如影子跟著形體，雖然是有，畢竟不是真實的事。」梁武帝又問：「怎樣才是真的功德呢？」大師說：「真正智慧的解脫，是證悟到智慧的體性，本來便是空寂、圓明、清淨、妙密的實相無相。這種智慧成就的真功德，不是以世俗的觀念求得的。」梁武帝問：「怎樣是聖道最高的第一義呢？」大師說：「空廓無相，並無聖道的境界。」梁武帝問：「那麼，與我相對的是誰呢？」大師說：「不知

道。」

新語云原文記載：『帝問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師曰：「廓然無聖」。帝問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師曰：「不識」。』今皆擅加語體新譯，以便此時此地的讀者容易曉了。如要求準確，仍須讀原文爲準，不必隨便阿從。

唯「不識」一句，應照唐音讀之。相當於現在的廣東話、閩南語。蓋廣東話及閩南語，還能直接唐音。如照現代語讀之，認為「不識」，就是不認識的意思，大體固然可通，究竟離禪宗語錄的原意甚遠了。

又：禪宗教人直接認識「我」是什麼？什麼是「我」？元、明以後的禪師，教人參「念佛是誰？」也便是這個意思。梁武帝被達摩大師迫得窘了，問到得道聖人們至高無上的真理，第一義諦的境界是什麼？大師便說那是空廓無相，也無聖道存在的境界。因此使梁武帝更窘，所以他便直截了當用責問的口吻說：「對朕者誰？」這等於說：既然沒有境界，也沒有聖道和聖人的存在，那麼，

你不是得道的祖師嗎？得道的祖師豈不就是聖人嗎？那你此刻和我相對，你又是誰呢？這一句，真問到關節上去。大師就抓住這個機會說：「莫知」啊！這等於說：不要說我本非我，你梁武帝若能真正懂得我本非我，現在相對之你我，畢竟無「我」可得時，你便成了！可惜梁武帝真「莫知」啊！所以大師也只好溜之大吉，偷偷地暗自渡江北去了！

關於「廓然無聖」一語，解釋得最透徹的，莫過於明末禪宗大師密雲圓悟的答問中庸「雖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。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」的話了。密雲圓悟禪師說：「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。具足聖人法，聖人不知。凡夫若知，即是聖人。聖人若知，即是凡夫。」尚書多方說：「惟狂克念作聖，惟聖罔念作狂。」皆作如是觀。

面壁而坐終日默然

達摩大師渡過長江，到達少林寺後，便一天到晚默然不語，面對石壁跏趺而坐（俗名打坐）。他本來是從印度過來的外國和尚，可能當時言語不太通。同時，那個時代的人們，除了講論佛學經典的義理以外，只有極少數的人學習小乘禪定的法門，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禪宗。因此一般人對於大師的「終日默然，面壁而坐。」就莫明其所以然了。所以大家便替他取了一個代號，叫他「壁觀婆羅門」。當此之時，舉世滔滔，那裏找到明眼人？那裏找個知心人？又向那裏找個「舉世非之而不加沮，舉世譽之而不加勸。」立志以天下爲己任的繼承人呢？所以他只有獨坐孤峯，面壁相對，沉潛在寂默無言的心境裏，慢慢地等待着後起之秀的來臨了！

新語云：後世學禪的人，有的「拿到鷄毛當令箭」認爲要學禪宗，便須面對牆

壁打坐，才是禪門的心法。而且這種情景，愈傳愈久，流入唐、宋以後的道家，修煉神仙丹法者的手裏，就變成「百日築基，三年哺乳，九年面壁」的修道程序了。換言之：只要花上十二、三年的修煉代價，便可「立地成仙」而「白日飛昇」。比起六歲開始讀書求學，花上十二、三年的時間，才拿到一個學位，然後謀得一個職業，也僅得溫飽而已。如此兩相比較，學仙實在太划得來。究竟是耶？非耶？或僅爲夢寐求之的嚶語耶？暫時保留意見，姑不具論。但把達摩大師初到中國，在少林寺「面壁而坐」的故事，變成修道或學佛的刻板工夫，實在令人啞然失笑。因爲在大師傳授的教法中，實在找不出要人們都去面對牆壁而坐的指示啊！

爲求真理而出家的少年學僧——神光

中國的文化思想，到了南北朝時代，承接魏、晉以來的「玄學」和「清談」之

後，翻譯佛經與精思佛學的風氣，空前興盛。那種盛況，猶如現代追求科學的風氣一樣。於是，有一位傑出的青年，便在這個時代潮流中，衝進了禪宗的傳統，打破了大師「終日默然，面壁而坐」的岑寂。這就是後來中國禪宗尊爲第二代祖師的神光大師。

神光大師，正式的法名叫慧可。他是河南武牢人，俗家姓姬。據說，他父親姬寂先生在沒有生他的時候，常常自己反省檢討，認爲他的家庭，素來是積善之家，那裏會沒有兒子呢？因此他開始祈禱求子。有一夜，他感覺到空中有一道特別的光明照到他們家，隨後他的妻子就懷孕而生了神光。因此就以光命名，紀念這段祥瑞的徵兆。這些都無關緊要，但照本直講，略一敘說而已。

神光在幼童時代，他的志氣就不同於一般兒童。長大以後，博覽詩書，尤其精通「玄學」。可是他對家人的生產事業並無興趣，而只喜歡遊山玩水，過着適性的生活，因此他經常來往於伊川與洛陽一帶。這在古代的農業社會裏，也並不算是太奢侈的事。